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冊目次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二)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一

寰宇分合志七卷附錄一卷

〔明〕徐樞撰
明末刻本

一八七

皇明典要八卷

〔明〕陳建撰
明王渭刻本

三六九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二)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六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戊寅朔

夏言罷

初言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嵩子世蕃通交苞苴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賂
削欲以上聞嵩懼世蕃語言永哀言稍疾不
出嵩賂聞人有走入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
言謂其屈服已也遂置不發父子愈恨之曾錦
衣都督陸炳先為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而不
知所發見嵩與言有卻欲陰比嵩圖言嵩亦欲
言總督三邊侍郎曾錦開邊啓釁禍不可測言
從中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上心動言累疏
力辨上不聽命廷臣集議于是吏部尚書周
淵禮部尚書費采左都御史屠僑等皆謂言位
居元輔政本所關凡國家機宜當熟計利便為
意復奏大計乃輕信曾錦之謬擬旨必行廷
禮部尚書致仕
意復奏大計乃輕信曾錦之謬擬旨必行廷
禮部尚書致仕

詔逮繫總督三邊曾銑詣京 命兵部尚書王以

旂總督陝西軍務

夏言既罷兵部尚書王以旂

別為防禦計上謂兵部兵科官先未預議復
雲各奪奉示罰命錦衣衛遣官逮繫曾銑來京
以王以旂兼食都御史代銑總督贖預議之罪
也言官當機不言且有阻議者各廷杖之以旂

聞命倉卒

即日就道

廣酋俺答入河套

災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奏
報套內先有狼台吉薄台吉
都刺台吉駐牧今俺答復踏冰過河聲勢愈重
不可不嚴加防禦高擬旨曰虜寇合衆入套明

仇鸞奏討曾銑

是曾銑擅開邊釁致生禍端欺君誤國
兵部都察院集議勿得庇覆上從之
計遣男淳賈付蘇綱國通貴近圖免于罪致
皇上有今歲失事之咎不此查覈之旨既明知
誘殺撲殺國有大禁乃丁未二月擅將所部土
馬出定邊塞襲擊虜帳希望功賞而分部失律
全軍覆沒又隱匿不以上聞仍欲輕舉妄行收
復套地以掩家蔽之罪不忠大矣其肅巡撫楊
傳初亦謂銑召募招尤其計非是乃于通統以
阻疏論臣臣久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據復且
軍機重務豈可阿意曲從而博以臣言白銑謂
不去臣全陝之人為耕微調集所苦嗷嗷欲震臣
臣今全陝之人為耕微調集所苦嗷嗷欲震臣
謂疏高所授草降旨曾淳蘇
謂疏高所授草降旨曾淳蘇

以趙廷瑞為兵部尚書
儲秀代以旅儲秀謝疏忤
旨上大怒令削籍去
趙廷瑞為兵部尚書
儲秀代以旅儲秀謝疏忤
旨上大怒令削籍去

詔定 孝烈皇后陵名曰 永陵

上以 孝烈

定 諭輔臣曰朕思 太祖 成祖俱是二后

先安玄宮其陵名定在何時可令禮臣查故事

以聞禮部尚書費采奏言洪武十五年九月十
三日 孝慈皇后薨 孝陵永樂十一年二月
十六日 仁孝皇后薨 長陵皆命名在先下
葬在後載西朝實錄中于是 上定 孝烈皇
后陵名曰 永陵仍御製祝
文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太廟

召南京兵部尚書張潤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

理西死事

三月會銑論成

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周倫
吏部尚書聞淵掌錦衣衛事都
督陸炳等阿嵩指會論銑隱匿邊情行萬金賄
通夏言當交結近侍官扶同奏啓者律論斬妻
孥流放編管
二千里從之

葉曾銑于西市

詔建雲南廣通定遠二縣儒學

從撫按
官奏也

詔出仇鸞于獄

慶西俺答求入貢拒之

總督宣大都御史翁萬
達上言俺答投譯書求

四月復言論成

時言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上
極陳爲高所陷上不聽下其
既于刑部命法司會鞠刑部尚書喻茂堅上言
願有議功議能之請乞自上裁上謂茂堅
違旨責覆詰責之茂堅輸罪乞恩遂上言爰書
當會錄所犯符同律上日言受朕隆眷居輔
弼乃顧肆欺罔不悛又王議伐套
擅啓邊務身及妻孥俱依前律科斷

五月 孝烈皇后塋 永陵

先是上命后禮
與 孝烈皇后啓

安禮併舉 孝烈居左既而 上以 孝烈皇
后已久安不宜妄動罷啓安禮至是部臣以文
宮規制請乃更令 孝烈皇后梓

兵部尚書戴金卒

金漢陽人歷官中外三十年
有治才總攝樞木稱有進用

然素負氣在本兵不爲言
者効去至是卒賜祭塋如例

以戶部左侍郎李士翱爲左侍郎總督倉場督理

西死農事

先是倉場例以侍郎提督自改用尚
書陳經後遂以爲常至是吏部言大
卿中無久次者請如先年制
仍用侍郎詔以士翱爲之

六月禮部請立 皇后不許

初孝烈皇后山陵
畢禮部即具疏請

上曰卿等以承宗廟不可一日虛故爲是
請念已立 太子承天祐亦既有年朕
孝烈崩即諭輔臣嵩冊復請亦已再示卿等違
宗室有以梁武宋徽比朕者朕思欲退閑后不
復立即當傳位 太子卿等忠愛其爲朕考前
代故事及 成祖訓典以聞尚書費宗寺復上
疏言 皇后居休承乾贊成內治淑房蘭殿豈
宜久處離家再示不允臣等狗馬之心實切

臣等不敢仰承 上報日覽卿等對足見忠誠
懇切朕已具悉后未可立宜承朕命

贈故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諡文襄

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

讚靈實人吏部尚書進
之子也練習國家典故典

性醇厚不伐嘗以兩
世孝銓大懼盈滿云

詔編管夏言妻蘇氏于達州

時蘇氏上言父兄夫婦均屬大倫言

緹索以女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就獄身歿臣夫少延旦夕之命臣誠願目九泉也上下旨曰蘇氏係流放人安得代父命原籍巡按官即行遣發勿得畏縱

大同文化為男

大同右衛泰將馬繼宗舍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為男

子撫按官以聞

八月以萬壽聖節單恩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支伯爵俸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各

祿一百石輔臣嚴嵩支正一品俸禮部尚書費宗

少保顧可學咸端明絡太子少保都督陸炳光祿

吏部主事各鑄印給之

宣大總督翁萬達疏陳邊儲二十事

正簿書預

會計重責成慎交代嚴委任戒主將重官商賈估值嚴收受謹出納編號嚴度監月禁常例謹權量稽公用較斛秤謹防衛部議悉令行之

九月虜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

高言于上曰虜以言銑收河

于是怒言不解矣

詔授孔貞寧五經博士命專主子思廟祀

貞寧衍聖

公貞幹弟也

給事中姜良翰請申明禮制從之

良翰言今天下之患在吏

治不濟象致玩法農夫失業而其俗習風俗侈縱如請申明禮制以示下民凡飲食宴會服舍車馬器用之類悉別差等第令不得僭逾然後塞兼弁之原限食墨之戒驅游惰之民復生養之業庶幾太平可望然而京師諸夏之本貴戚士民之首茲欲風教四迄請自京師始上從之令都察院榜示遵守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于西市

言與嵩同鄉以聲勢相軋言罷

歸嵩盡斥其黨及復用位在嵩上亦斥去嵩黨然嵩柔佞心險待言益恭而言意氣揚揚目中無人自謂得上心而不知竟墮嵩術中上初亦無殺言意嵩乃陰構怨望誣謗語流入禁中及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以激上心致成決獄蓋古今異冤云

按支伏倫曰夏言豪邁辨博果于有為曾統攝

知已不念權奸內固廣大外矜剛毅自仲喙而退希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謂希希

十一月詔議孝烈皇后祔太廟不果

時禮部議祔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所著論廟議二冊及周禮廟祔一篇進覽因言享祀凡幾篇文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

通禮禮必不可亂失今不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日況九室皆以有五世又不忍祔將來

孝烈不識何所祔此非聖慮之未及而誰為畫此者失策也乞改詔中外增上昭穆世長守則臣無遺恨

御史王士翹疏 請起廢不報。士翹言 陛下

一清千致仕 王璣于謫戍後來德業聞望為世仰重藉使當年以有過棄則二臣死後終身不得效尺寸于竹帛今時事方殷需才甚急使諸臣以小青永棄不得與前二臣同沾洪造深為可惜乞勅吏部于一應閑任為民擇其可用者以次擢補其有謫戍有原者亦宜分別輕重以廣朝廷有過之仁疏入留中不報。

十二月禮部尚書費采卒諡文通。采江西鉛山人大學士宏

之弟也給事中趙鉞言采及故總兵鄧承行履無聞校經論列不宜錫之以諡上曰諡法原有所司定擬務合公論。

詔蔭總督道大都御史翁萬達弟萬臣為國子生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朔

以張治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俱忝預機務。先是治為南京吏部尚書本為

國子監祭酒至是並入內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以年老疏乞致仕許

之。

虜入大同塞大掠懷來指揮江瀚董賜禦虜虜之

總兵官周尚文帥師及虜戰于懷來勝之。虜酋俺茶

大舉入寇掠大同。諸城懷來。擄擄江都董賜。擊虜斬獲頗多。力竭無援。兵餉亦而死。總兵官周尚文帥師萬人追至曹家莊。及虜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自後從之。虜遂敗。斬首五千有奇。俘生虜二夷。盡鎗斃。無恙。傷虜尤眾。虜馳出塞。

加總兵官周尚文太保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任大

學士嵩一子。懷來捷聞。議者以為數十年間鮮此戰功。乃加尚文太保。兼太子太

傳擢萬達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督軍務其餘擢賞有差江瀚董賜及成事唐臣等各優其家仍為祠祀之嵩以謀謨惟懼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徐階為禮

部尚書仍掌院事

皇太子薨。時年十四。薨于西宮。禮部具儀吹上聞

擇日舉行。尋以疾薨。諡曰莊敬太子。

命江西旌忠祠孫燧許達仍以生前官秩為次左

燧右達。先是宸濠叛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同

吏旌忠祠並祀其位燧左達右後數年達亦贈禮部尚書江西人。以達成尤烈乃尊達居燧左

至是都御史鄒應龍以為言乃復以生前官秩位次。

諭北巡驅虜不果。上諭輔臣嵩曰北虜累年入

驅巡今如遵舉一行可欺嵩言皇上聖謨弘遠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此

只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于昔上以為然

五月逮繫給事中沈東于獄

時總兵官周尙文卒尙文家奏求即

與陳叙尙文功伐疏入給事中沈東言尙文身
處國事宜加優卹萬銜尙文家不求于已而自
陳功伐沈東又爲疏請乃擬旨敬怒上曰來自
自逞意見不思賞罰自朝庭出既未知糾其自
伐之罪仍爲請卹其下法司鞠訊以聞既而法
司論東遺刑高恨未泄仍擬旨杖東四十長累
鎖撫

以范總爲兵部尙書尋削籍爲民

總推尙書未任以忤尙書

總督三邊兵部尙書王以旂督師敗虜

于鎮羌一子

以翁萬達爲兵部尙書

六月太傅兼太師馬都尉涼州侯進元

卒

金符迎請于興邸及上即位奉迎隆慶親臣
戚晚莫敢望焉卒賜祭墓如例贈左柱國
諡榮恭國塔封侯賜官不以軍功自元始

召大學士張治學士李本禮部尙書徐階入直無

逸殿

秋七月詔故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岳孫民悅

追蔭爲國子生

以侍孝宗東宮講讀恩也

南京吏科給事中李萬寶條上考察四事

一言

才治行卓絕者宜賜墨書宴賚一言嚴太監貪
酷者宜追奪誥勅逮治贖罪不及宜降級調用
以示懲創三言信禁令禁絕輒遺令甲甚明宜
嚴緝訪四言枉幸門朝覲被黜不許奏辨疏入

總督湖廣川貴都御史張岳疏上會兵討苗報可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秉壺上言今國家財用邊需傾費不貲加以土
木禱祀之後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
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重罪猶不能給乃遣部
使者括通賦百姓罄罄海內騷動疏下戶部尙
書夏邦謨等覆言天下財賦每年實徵起存之
例各有定數成化以前各邊通倉糧歲入三百
出入尙爾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入三百
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常有八九年之積十
年以後歲支加五百三十七萬石至今所儲僅
約一石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嘉靖八年以
前內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萬近
歲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二
石四計之歲及今不爲之計將不可措手足且
今生財之通既極而用之亦無所節矣
出納錢穀爲四目一曰歲徵幾何二曰歲收幾
何歲支幾何曰歲儲幾何務令簡明進呈御覽
以爲通融樽節之計上九行之既而工部尙
會計錢糧之數計歲徵銀六十一萬一千餘兩
係本年額派者歲收八十五萬三千餘兩係積
年解欠及取諸事例等項者歲支九十一萬七
千餘兩係一切修造支用者歲儲一百萬餘兩
節慎庫貯累年用存者分
爲四項以獻上留覽

廣人宣府大同塞

初虜耻求貢不遂又以前使

者被殺故乃繼使副使且
青來以爲許貢則當約東都落令不犯邊否則
秋且入關奪掠京輔虜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積
怯言辭桀驁有要挾意與前遣使請狀殊異至
是果復來出華林兒至松樹墩登陴門牆塞五十
餘所兵科給事中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狀

同修築邊垣甚固今乃勝得衛入
請治其罪上令從撫未嚴以聞

九月吏部尚書聞淵致仕以戶部尚書夏邦謨為

吏部尚書

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上曰
階方事朕左右固非先朝弘文館之
選乃推邦謨代之

以吏部左侍郎潘潢為戶部尚書

刑部尚書喻茂堅引疾乞休許之

冬十月命南京刑部尚書劉訥為刑部尚書

以吏部侍郎丁汝夔為兵部尚書

時翁萬達以
詹榮以當署部事引疾乞假上怒其
無致身之志罷職歸任乃以汝夔代之

十一月命神孝烈皇后神主于太廟

時高議安主于
獻皇后之側上從之

吏部尚書夏邦謨乞休不許

南京科道官鄭
勅邦謨語附貪戾新改銓曹不協人望邦謨上
願自理并求引退上曰卿簡自廷推宜盡心
供職不必以
人言求退也

召起用致仕少詹事王用賓原官

十二月總督宣大都御史郭宗臯疏條邊務三事

日除戎器言請增造宣大山西諸處戎器移文
工部細發如不適用即折解軍門自製曰選戰
士言選戰河與保西兩州土大百人及山東青
沂二州鎗手四百人刻期赴鎮分曹教習日規

敵情言伺探敵情全在用間今出虎嚴禁禁
視敵所何宜稍破常格許邊臣多方募遣諜下
從之

以戶部左侍郎李士翱為工部尚書

禮部疏請考取天文生

言欽天監候時實惟
務推測考候貴在得人
苟惟拘縲孤勞至乏人備習學盡收恐成尤濫
請今後將本監執冊丁男願習本業者量為滿
取分派各科教習本戶有缺盡將送考就中擇
其精通者照例頂補如二人俱通未補滿
者候缺
考報可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上不御殿

刑典史厲汝進籍

先是汝進為給事中以戶部
尚書汪杲事論劾嚴世蕃等
臣名故借臣子世蕃巧詆上以汝進意欲與
杲開釋遂杖之外貶至是大
計天下官吏令吏部削其官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問卒

問武進人孫沅廉
靖累遷廣東布政
以治行第一賜宴賞歷官所
至有聲始終無玷上諭重之

二月加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李本為吏部右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

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張治掌詹事府事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歐陽德為考試官

取中
三百
十人
夏器

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

一、修教場以時簡練言新江口營舊有水陸操水操于馬頭陸操于教場後皆為江水衝當期所司建置一廢操船以備遠圖言新江口操船未及修期輒先撥伏以防不虞言沿海伏兵之地東曰觀音港西曰上新河口和尚港皆當嚴備而部兵者亦往往查開移役即五乘請弛未嘗往來偵伺請一切裁之以法一查原額以實官伍言江防官軍寒暑不輟往往往巡邏處伍十城二三宜審計處補或改正或清勾務令各伍充實事下兵部議俱從之

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

初太祖置市舶司于倉黃渡以通華夷

貨有無請海禁即千貨便利推在土里故海禁之設實為不便而商賈所不能取者動須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商賈主貴官家意以響好買而貴家取負更多甚于奸商貴官人近為坐索其負不能得遂出沒冠海上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為禦倭及官為出師復鳴番人間以好言明之冀他日復主我而復復下之去而饑寒難使及失職衣冠士失志生者皆欲池其德于是江五峯徐碧溪毛海峯等皆以華人據近島製王者衣冠劫掠顧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宋純明勸其情特嚴海禁暴貴官家二三渠魁于是誦者四起竟陷城陷縣御史董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以便

廷試賜唐汝楫呂調陽姜金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詔許錦衣指揮郭午禮襲封武定侯

長男也勦下獄八年年守禮以祖功陳乞襲爵上曰郭英勲戚未可便因西嗣降祖功往續原封免

認封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恭誠伯辭許之

聖諭秉一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賊厥功大矣特封恭誠伯誥歲祿如例頒給仲文賦辭從之

四月刑部尚書劉劬劾籍杖故都御史胡纘宗于

命禮部尚書徐階錦衣右都督陸炳施藥于朝天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成禮部尚書徐階等表進呈

命禮部尚書徐階錦衣右都督陸炳施藥于朝天

等三宮

以李士翱為刑部尚書權戶部左侍郎胡松為工

部尚書

兵部尚書翁萬達條陳邊備十事從之

以嚴內

治飭邊備以固藩籬務貴政以嚴邊防廣儲蓄以實邊塞時餉饋以安募卒重犒賞以激將士開使過以策奇功開受降以殺勇勢誠撫教以安人心正軍法以肅紀綱詔下兵部從之

逮繫郭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于詔獄朴宗臯耀于闕廷謫戍邊諸部將論次

論徐仁歐陽安等俱論成長繫刑部獄

耀以故下宗臯戍遼東邊將戴

以仇鸞為宣大總兵官

初鸞以計統坐廢居京師邸至是宣大扶總兵

營賂高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乃加鸞太子太保總宣大兵復請起翁萬達代宗臯總

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權巡撫上以非常勞賜至

給事中俞鸞請更罪人充軍例從之

舊制罪人充軍南人

發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當發極邊者北直隸宣大山東山西河南俱甘肅山西陝西宣大河南發遼東既而遼軍不習水土逃死過半于是鸞言此手邊事孔棘軍伍虛空與其投生人于不承之地不若少寬其法因而用之大令之充軍罪犯不過曰邊衛自邊衛以極邊而己南北地理不過曰本省隔省再隔省而已以罪之輕重定地之遠近邊衛可以本省擬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遠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內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其邊遠極遠亦可依就近配解者易至近者易勾而有司亦便于遵守下兵部議從之

大司簡督學官

給事中楊允繩上言祖宗

章故長一日也邇來士子但選清廩之辭不職篤行下者但驗志賦千詞假託皆錄督學官用文藝而輕行檢也乞勒銓曹慎選督學官用士習上曰督學官實士子表率今後慎選行誼端方者以充其任勿得使尚拙文循資濫擢

給事中楊允繩疏陳銓改事宜

言古者立郡縣

郡縣所以入輿地相遠今宜制量政務繁簡地勢遠近通理衡解別三手為銓除中間或有請補相宜者請加裁抑至于履任後人才地方或相宜又有出於銓限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給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何難乎

用銓擬漸趨乎平使部覆議而

督兵進剿前後斬賊五千餘俘獲千餘招撫三千餘事聞上嘉其功命加主祿任一子歸衣

申陶仲文刑命加嚴嵩上柱國辭公希忠等陞賞有差

釋漳州知府盧壁等于獄

壁先奉巡視朱統命查決所執通番諸因

既而副使柯喬都指揮盧壁被逮論成誣執壁必欲同生而番人力辨與壁無干科臣勘議以調詔令釋之久之改守懷陽初壁在漳州日某洞賊聚堡寨與屯田用罪人唐弘臣破巨賊李大用數百曉目謂不世奇功而為人所擒此以平賊督餉受獎賞為不稱其功云爾

八月虜人剽州塞

初薩佑至宣大即請各兵

窺大同仇窩懼遣斷養時義以重賂賂虜令移
寇他塞勿復犯大同虜酋以賂故遂東去焉乃
奏虜衆東行恐侵宣訓震驚京師請移師駐居
庸以備不虞而謀者復白虜中語欲寇剽遼闊
兵部謂上厭微報不悉以聞已而微報數至
乃奏於諸邊兵萬有二千京營兵二萬有四千
分布宣訓諸關隘諸邊兵取皆驗明會未即至
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不能見敵以爲常虜至
宣府知有備不敢近乃走剽州塞初剽州外別
梁頗福泰三衛虜亦不敢近通敵三衛懷反則
結虜自爲重乃爲鄉道故虜衆由三衛地寇剽
州是月乙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衆
禦之虜乃佯督衆綴我師而別遣精兵具鐵鑊
狀他塞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潰丁丑虜衆悉
入圍順義州克後

已卯威寧侯驍以大同兵至京庚辰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京

時驍先駐師居庸故首澤金
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
謙亦以兵五千至人心稍安已而河淵宣府山
東山西遼東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
餘人

以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諸兵以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

上加勤王師各賜重
書褒獎予金帛使驍
虜衆而拜爲大將總諸鎮兵禦不
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
啓奏以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陸炳提督皇城諸
師城下以衛京師復以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
門談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
審論必邊將戮論寺立功自贖分遣京營諸兵

辛巳虜犯京師

虜自白河東渡游水西北行大

不絕至東直門執御殿內臣八人以去郊民
傷被血集門下閉門不許入萬口號動聲徹西
內上命啓門扉納我民是日虜掠婦女大領
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大門外勤王諸兵無有
鋒者

壬午虜求入貢命廷臣集議通貢得失

初虜執御殿內臣去不之殺縛見虜酋俺答
爲報書遣二人持還求入貢上召輔臣當本
及禮部尚書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命集
廷議通貢可否臣等曰臣等集禮部示以虜書
意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發兵不則益兵

臣俱以爲不
可奏入乃止
後生儒夫間不解事萬一多書可許則三千人
入城恐鳥蠻驕中莫之容也臣等請深入震驚
宮闕乃不務驅逐而畏其恫喝許之入貢此何
異城下盟斷不可者極計毛起則謂時事孔棘
宜暫許之遂使出塞而後撫之貞吉力此起群

召起守制兵部左侍郎史道來京急用

道承人

癸未虜犯諸陵

時虜匪輩華城犯諸陵轉掠

陵寢仍令搜捕近京保定皆震
以難順陪爲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宣諭行營將

集議奏入時召何夜...
乃馳使召二人入封西內各給筆劄命既所...
與故都督周尚文...
其以作人心且日士率不力殺敵以風音主...
各萬勇且盡矣奏上大學士當即請謂貞吉...
金出城諭買勇首上從之御批上擢貞吉...
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于金五萬兩...
稱詔出城宣諭行

上御奉天殿逮繫都御史王汝孝及總兵羅
希韓詣京
時上久不視朝以群臣請許之是

史王俄劉州都御史王汝孝及劉州總兵羅希
韓詣京即訊已而俄至下獄以畏懷不戰則藉
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猶丹徐圖後效云初俄
至通州命營兵屯城外而日閉關後效云初俄
仇驚引兵至虜少却驚兵以饑故往往掠食諸
村落俄發兵執虜兵下獄者十數人驚兵大
之尋以巡按御史王行爲
倉御御史代俄守通州

丙戌逮繫刑部侍郎彭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
少卿沈良才于詔獄廷杖之奪其祿秩京師解嚴
時手諭汝孝等謀罪當斬而愛書兄長胥史錄
不逮竟暗上生齋宮趣具獄稍延數刻
上大怒謂諸等北虜將有所規免俱逮繫下獄
各廷杖考掠有差時虜已東去而京師解嚴

左諭德趙貞吉于關廷諭尉領南
初貞吉
能頃貯多金不之納貞吉無措足處遂入城至
是復命高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中理周
又冰束非是上怒命杖九十謫爲廣東
浦縣
典史

九月詔起兵部尚書翁萬達
時本兵缺月餘
乃奪那謀特起萬達用之
初翁總諸
保賜金帛厚甚及朱希忠等罷乃敗十二團
西兩浙四週居大同兵五百自衛日用以訓練
討安云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
各一人議論多倍爲主事申遂復持去不爲屈
便京官弊以乞一革之爲怒密據陷遂繫廷
快出補外焉又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主事不
便皆革之所言無
不從益驕橫矣

接王世貞曰仇鸞以口拼較當重計凡入佩
軍印初掛鎮虜將軍印鎮寧夏再征塞將軍
鎮西廣三以都護前將軍總駕承天四以征夷
將軍討安南五以平毛將軍鎮其肅六以征西
將軍太子太保鎮大同七以平虜大將軍印虜
八以太傅總京營戎政掛印國朝惟宣平王朱
末八佩將軍
印而焉亦然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
分遣四御史分道
募民兵于畿輔

東州河南諸府嚴集京師練備
秋防秋後各散去如鼓更卒例云

命右僉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

以戶部右侍郎孫應奎為戶部尚書

逮繫刑部郎中徐學詩于詔獄

初上以虜寇

盡言學詩因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
之要貴在正本源今高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
險莫測貪黷無厭內為勳貴之結納外為羣小
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亡論藩臬泰遊諸
冗員所獻納即督撫總兵等官每一邊指輒索
千金其他珍異奇玩諸物尚難計數此非股肱
卿則則民脂而來也輸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
禍患其來有漸夫而高泄泄焉自謂得計其
論學詩與結匪自云尺帶不及門可羅雀其
傳兵不祥之說以謾請問貪饕如故恬不畏明
縱子世受奪職總兵李鳳鳴白金二千兩起
補副州總兵則鳳鳴必將拈楚邊卒倍復取償
安望其礪兵養銳以為京師之屏衛哉又受昏
德郭琿白金三千兩以為督運總兵則琿亦必
拈楚運卒倍復取償安望其礪兵養銳以為清
河之保障哉世蕃又索史館吏胥陳世長等白
金十有二百王府科吏盛克相白金三百緡利
之密不遺巨細前此所未有之貪也自九月
旬以來紅粉白蓮輻輳十乘駟車至四十乘
以河樓船十有二艘細載而歸悉假假署封職
以誑道路子謀已得矣如君父何臣等接士不
夫誑誑者誠以世蕃狡焉擅執大政諸衙門
少敢狃者誠以世蕃狡焉擅執大政諸衙門
奏啓必先問白世蕃而後敢開書又機械足以
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譽自固投機播隙足以
之編腦衆文辭便給足以飾非強辨而精神

微端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失私交
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當路權心而編其口舌
如歷年論薦者往往假事陰中于選除考覈之
餘給事中王輝陳璉御史謝瑜童淳臣等當時
但蒙 聖恩寬宥有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
嵩父子如鬼如蜮傷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
誠畏其陰中之禍也伏已休嵩父子別簡忠良
以委任則責成之則內有順治而外有威嚴商
何報復逮下鎮撫司考訊具奏

大學士張治卒諡文隱

治茶陵人博學強識性

臨事不阿時上崇焚修而治不

能供玄撰快輒而卒後改諡文毅

十一月置三輔經畧大臣

時以易州昌平州及

署都御史以翁萬達至愆期諫守易州召許宗

以王邦瑞為兵部尚書

通州為三輔各該經

詔祧 仁宗昭皇帝主升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

第九室

仇鸞疏易四將

兵官徐珏守易州以徐仁代守

大同而宣府副總兵官李鳳鳴成勲互易其

地 上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仇鸞論

薦四將求濟戎務 皇上曲賜俞旨宸章淵深

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謹遵奉施行矣第念行

尊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 天子之重柄

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定擬每

道諸臣恭議朝堂從公推舉然猶不敢定擬每

上二人恭候裁奪今今為生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

臣不敢專也今為生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

握兵柄者有不自屬心何妄生睚眦者乎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at a problem exists.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identifying the specific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各則漢元美清元豐當今理飭弟之義也

今邊功之隆後勳書以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太
臣之思後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
者不少乞勅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查革自
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
以後供用日增類多內官乾沒其他供應衙門
那移侵盜未易悉數乞勅禮部議著為令典科
道年終查覈奏繳二冗既除所省不貲民計不
困人雷中

三月初與虜通馬市

初為聲言比伐實內畏虜
乃密遣時義待俺答義子

脫脫使俺答以貢互市為請俺答利我貨幣投
譯書宣大總督蘇佑言求通市佑以譯書上聞

上命廷臣集議議力主之諸臣弗敢異議
主從之議遣使主市事乃起前兵部侍郎史道

在次同地方撫置

部尚書王鏊為刑部尚書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謫補外

初繼盛為南京驗封主事三年職滿入計擢兵
部車駕司員外適計虜通市繼盛上疏力言通
市有十不可一忘天下之大仇二失天下之信
義三損國家之威重四隳豪傑效用之志五急
天下修武之心六開邊方通虜之門七起百姓
不靖之漸八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墜胡虜役
詐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圖十難相繼歷數欲
我情狀如指諸掌復起羣臣建議互謬條析其
失請收通市成命銳意進討上頗然之下內
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高拱准唯莫敢以為
是為忿然曰豈得日不識虜宜其易言若是豈
匪駭之上中夜下繼盛錦衣衛郎詔獄繼盛持
論不變獄具請
免狄道縣典史

四月御史喻時疏請經理邊備從之

邊臣之議開通馬市蓋將薄遂虜欲以飭我內
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良策也
是在奉行者豫為經理耳乃兵部侍郎史道
思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未聞經理如邊城
所以資衛守也今劉州紫荊關諸處形勢如故
官兵所以集武藝也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
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所以贍軍餉也今或重
聚未給糧聚未發器械所以壯兵威也今或
宜先故不當問市之開不開惟重我之戒嚴不
當究虜之誠不誠惟申我之備禦乞勅兵部
行各鎮巡官速加經理部議如其言 上令

行

奏部御史喻時疏請經理邊備從之

奏後又以大節言招募枝勇異寺士借其

大節兼領之至是仇鸞以秋防部遣諸將仍徵

大節所部兵使隸已麾下復徵大節防禦京城

辛舊不隸京營 祖宗有深意不宜令為併領

且劫威寧侯鸞何藏禍心宜裁抑其權勿使貽

亂仇鸞上疏力辨之遂逮繫大節于詔獄論

六月 詔調山西副使尹綸于京師統民兵五千

以備調用 時兵部尚書趙錦言綸父子才勇招

故 詔奪巡撫雲南都御史石簡 雲南盜

秋七月 詔令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游